



傷寒論辨正

陽上下

三

武
5/2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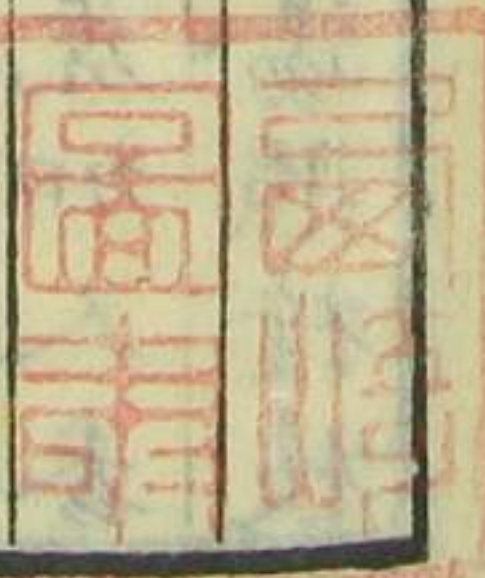
明世9
512
3



傷寒論辨正卷陽上下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下

太陽之於下篇也中篇既起之於葛根湯以極其
變於四逆湯繼之以柴胡湯以博其變於後也而
其變未止于彼焉於是今承桂枝麻黃及柴胡起
以結胸之等以盡其變于此焉大小陷胸湯以下
至如白散及十棗瓜蒂之類雖各異其證乎無不
咸關心胸之間而其於病位此為少陽則是柴胡

傷寒論辨正

卷陽上下

一證

傷寒論辨症 卷場上 下
 之變也而結胸及痞鞭之由于或熱實或寒實或
 不可下而反下之則本是桂麻之變也是以雖其
 病位之或在少陽而今載之於此篇見少陽之不
 可吐下為法乎惟是在柴胡之變而其處之活
 又有如此者也於是插之以熱入血室之小柴胡
 湯以汗出不解之大柴胡湯以柴胡桂枝湯以柴
 胡桂枝乾薑湯以照中篇之大小柴胡湯及柴胡
 加芒硝湯柴胡龍骨牡蠣湯等舉黃芩湯顧柴胡
 湯舉黃連湯顧柴胡及建中舉白虎加人參湯對
 調胃承氣湯繼白虎之例顧上篇之白虎加人參
 湯舉桂枝附子及去桂加朮甘艸附子湯照桂枝

加附子及去芍藥加附子湯又顧柴胡龍骨牡蠣
 湯承之以白虎湯以邀三陽合病之白虎湯為太
 陽下篇之結尾為繼論陽明篇之根起也柴胡之
 於變莫論如大小陷胸及十棗白散瓜蒂瀉心等
 之類時或交調胃承氣湯時或交白虎湯是故在
 中篇則論調胃承氣湯於後於下篇則載白虎湯
 於末繫之於熱結在裏之綱而兩之於柴胡歧為
 四目所以使人各有所辨不相混者也柴胡之
 於變時或交此二者乎不在少陽而在陽明既在
 陽明仍似少陽則病位之不同而脈證之易混也
 是以不篇之陽明而媿之柴胡之後屬少陽之變

大陷胸 柴胡調胃承
 氣 四目也 惟
 謂 是在少陽之
 是 變而統之柴
 胡也

傷寒論辨症 卷場上 下
 二登復園藏

所以不及大小承氣也下篇之所論總是病位之
在少陽則如宜篇之少陽而不宜篇之太陽也而
今論之於此者何謂也曰下篇之所論雖總在少
陽之位而自上中篇而聯牽來莫非桂麻之變焉
桂麻之變不唯及二陽甚及三陰此皆其自變而
之變之變而聚論之於太陽三篇所以使人隨其
轉機而制之也少陽之變固不少矣既已肇大小
柴胡於中篇而未盡其變焉於是差之於下篇而
盡其又之變之變焉者也夫既盡之於此乎孰非
桂麻之變焉所以不篇之少陽而篇之太陽也是
以本篇儻載二三之治例而設之部位爾三陽三

陰各為之部位具其脉證焉而轉機之無窮或緩
或急如不可端倪矣帝太陽而陽明以下至于厥
陰亦無不皆然矣在三陽則陽明為急少陽為緩
於三陰則少陰為急厥陰為甚於是各錯綜其脉
證盡百變之轉機焉少陽之雖緩乎病位之在心
胸之間而其關于此者固不少矣乃今差其自變
而之變之變而盡之于此乎見桂麻之變或及于
此也豈非所以使人隨其轉機而制之也哉惟下
篇終始之大旨為然矣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關
脉沈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

修身言辨上 卷四
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
難治

篇首起以問答者本是非本論之體裁也蓋後人之所
論耳辨詳于凡例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
也

結胸藏結皆心下鞭滿而痛則相似而易混者也雖然
結胸屬熱邪氣實而或不能食非不大便則必鞭脈必
數或沈緊藏結屬寒精氣虛而食或如故時時下利脈
必細或沈微此為其別也而結胸猶可治故舉數證而
載其方法也藏結不可治故儻論一二而不載其方法

而今據此論則其有陽證者似云可治也無陽證者謂
無表證也心下鞭滿之或似少陽而今不往來寒熱又
或似陽明而今不煩反靜舌上有胎白滑者皆陰狀也
何以陷胸湯為故曰不可攻也又有寒實結胸無熱證
者亦為太易混矣惟彼則不大便此則時下利此為其
別也此條蓋雖後人之所論而三證之頗易混而自有
其別也如此矣而臨術之對決未嘗不與于此則先知
三證之別而後廢之可矣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
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結胸及痞鞭之所以成者亦不一也或因反下之或因

下之太早或熱實或寒實凡四道焉乃今論其一道豈亦後人之所論耶

瓜蒂散曰
不疼項不
強與此相反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此蓋不因誤下者也痙病必頸項強急故曰項亦強均關胸中不至口噤反張故曰如柔痙狀瓜蒂散曰胸中痞鞭又曰胸中實又曰邪結在胸中無亦太相似乎曰似則似矣然彼則無痛此則必痛此其別也較之大陷胸湯則為稍緩矣所以宜丸也大陷胸之於丸亦猶抵當之於丸也湯丸之別儼在其緩急無以大異矣

大陷胸丸方 大黃半斤 葶藶半升 芒硝半升 杏仁半升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

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

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

結胸證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脉浮大者為仍在表在表則當先與小柴胡湯以解其表已若誤下之則令其益結也故曰不可下結胸證悉具者謂上結於心胸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也固其勢之深刻加以煩躁則愈益暴急可能救乎故曰亦死按以上三條當移入于以下第三條大陷胸湯之下

太陽病脉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

此條分為三
節前六句中
六句後五句

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此至表未解也既是桂麻之變也已而盜汗出則雖頭痛發熱轉入少陽者而非在太陽之初位者也故於惡寒曰反雖曰惡寒之在表乎非可復發汗也蓋小柴胡湯所宜而今誤下之故亦曰反乃其反下之也脉證已變變之又變非結胸則發黃於是繼之於後曰若不結胸云云乃茵陳蒿湯證也雖其變之未止于此姑舉其一而示之爾例曰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今雖曰短氣

躁煩而不至其證悉具也輕重之分可以知爾煩躁躁煩無有大異惟或主煩或主躁之分耳按脉浮而動數動字可疑且浮則為風至數則為虛十六字及胃中空虛客氣動膈二句陽氣內陷一句劑頸而還一句蓋後人之旁註謬混正文也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按大陷胸丸方後曰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今日得快利止後服亦可見其緩急也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脉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

陷胸湯主之

六七日蓋以不大便言之也大抵在六七日其熱益熾則遂趨于胃府或結于心胸不然則漸結于腸胱於是乎於此三者先曰六七日概其已不淺之由也乃其結于心胸者此為結胸熱實也熱實與寒實相對實猶胃實之實也較之夫因誤下者則更為甚矣故曰按之石鞭者見熱實之實亦見其惟在心下而不及少腹也脉沈而緊則似其在陰位者惟以其結于心胸故不能浮緊而沈緊者也與按之石鞭相依又與小結胸脉浮滑緩急相顧盖脉之變也是故先曰熱實插脉於證之間明其不在陰位而在陽位也若以常言之則未必無於

此條分爲三小節前五句爲中二句後三句

焉而浮緊或浮數者也惟舉其變而畧其常爾如它於苓桂朮甘湯及小柴胡湯曰脉沈緊亦皆然矣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極上有不自字不爾上有若字

白虎加人參湯亦曰熱結在裏此兩熱實之綱而發之目者也亦以不大便言之也既而經十餘日則當不惡寒而今往來寒熱故曰復所謂表裏證也所以與大柴胡湯也中篇曰太陽病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云云先此時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不爾者不可與蓋在彼曰不可與者言此可與大柴胡湯也故皆曰

與皆以十餘日言之可以見已此條與前條大同其病位而少異其緩急故在彼則曰六七日於此則曰十餘日可以見已蓋兩熱實之綱也發之目者凡四焉何謂兩熱實之綱乎曰一為陽明一為少陽何謂發之目者凡四焉乎曰陽明則白虎湯及調胃承氣湯也少陽則大陷胸湯及大柴胡湯也此兩綱四目者皆是其病位之大不相遠而大易混者是故舉其一於白虎湯曰熱結在裏此明其在此而又有調胃承氣湯也謂其不惡風不至大渴也而大柴胡湯亦與焉謂其仍惡風也乃今舉其一於此曰熱結在裏此明其在此而又有大柴胡湯也謂其復往來寒熱但頭汗出或仍發熱惡寒

四目而六用

論曰但欲嘔胸中痛云云亦謂不往來寒熱則但字與此正同

也而調胃承氣湯亦與焉謂其不惡寒惡熱也熱結水結相對一在心下一在胸脇或互及而如不可辨然但結胸無大熱者謂不往來寒熱或無發熱惡寒也可見其病位之大不相遠而大易混乎證與方之各有其分而不可攪也不可審矣按但結胸無大熱者二句與且頭微汗出者謬為錯置也曰此為水結在胸脇也此指但頭微汗出者謂大柴胡湯也但結胸無大熱者謂大陷胸湯也水結頭汗豈關大陷胸湯乎但頭微汗出者一句當聯之於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之上但結胸無大熱者二句聯之於大陷胸湯主之之上爾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

胸湯主之
胸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

發汗曰重下之曰復見津液匱乏也不大便五六日以下皆因裏熱乘之矣此豈非大似大承氣證乎而今不名以結胸而與以大陷胸湯者何謂也曰鞭滿之至少腹乎不得以結胸名之也而鞭滿之從心下乎不得不均之於結胸也既均之於結胸而取之於結胸之一變所以不名以結胸而與以大陷胸湯也既是結胸之一變而非陽明之正證也例曰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言其不可與大承氣湯也本以其證之相似也故戒其不可以混也又何以大承氣湯之為按尚論篇心下作心

上蓋心以上則肋骨而固堅硬何以候之于此乎惟心以下則有鞭與濡足以候之于此則作心下者是而作心上者非也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較之前條結胸則頗緩矣故姑曰小蓋結胸者不按而自痛痞鞭者雖按不痛今曰按之則痛然則小結胸則在二者之間所以為頗緩也脉不必浮滑蓋對沈緊亦惟見其緩於彼也按千金方有名陷胸湯者方證雖少異乎此而若不大便或鞭或難則宜用之也已矣

小陷胸湯方 黃連 一兩 半夏 半升 枳實 大者一個 右 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枳實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

千金方陷胸湯治胸中心下結積飲食不消方括萋實大黃黃連各二兩甘草一兩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去滓分溫三服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按四下疑脫
五字

二三日盖以其未深言之也不能卧但欲起則或似陽明而非陽明以心下必結故也若果在陽明則脉當數大而今微弱所以微弱者以裏有寒故也故曰此本有寒分也寒乃裏寒之寒謂陰邪也分乃氣分水分之分唯分寒熱也乃今眩其似陽明誤下之故曰反心下本結而反下之故若利止必作結胸利未止者四五日復下之所謂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者也於是表熱與裏寒

協合為下利此為協熱利也按此條論其或作結胸或作協熱利之由斷桂枝人參湯之證也而今取類於結胸載之於此者蓋撰次之謬也縱此論之出後人之手義切桂枝人參湯則姑屬之彼條之例亦何不可乎太陽病下之其脉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脉浮者必結胸也脉緊者必咽痛脉弦者必兩脇拘急脉細數者頭痛未止脉沈緊者必欲嘔脉沈滑者協熱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條盖王叔和之脉例而其徒之所附記耳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瀼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

傷寒論辨正 卷陽上 下 澄霞園

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陽即太陽也上二句蓋以桂枝湯言之也以冷水濕之若灌之聞本邦之邊垂亦適有此俗而未聞中土人有之也意欲飲水則當多飲而少入忽饜故曰反不渴蓋渴者多飲無饜之謂也此雖其煩之甚而本非邪之重者也惟以其以冷水濕之若灌之故逆之所致耳豈如夫直入裏之甚乎故先服文蛤散防其欲飲水之微於裏欲其邪之自發於表也若不自發則不可不使其發也故曰不差者與五苓散以發之於表以防之於裏也然則何不始與五苓散乎曰否矣邪有緩急藥有劇易緩者宜易急者宜劇各有其宜存焉此其常也藥之

於劇易莫不隨邪之緩急焉或分名大小或異劑多少各權其宜而應之矣莫論劇之能攻其急又為能兼制緩耶不得不以易為虛設也劇之所不能制而或能拯其急耶劇不如易此其變也一劇一易適其緩急宜之謂也豈可泥其一而廢其一哉乃今不始與五苓散而先服文蛤散者惟雖其緩者權其宜於其易者之中而應之者也此豈若後人之苟處之方朝轉夕移之比哉可見緩急之中又有其緩急劇易之中又有其劇易無不權其宜而應之也不可不慎以審矣按此條蓋亦桂枝湯之變也當隸屬之於中篇五苓散之下以為一類已而今聯牽之於寒實結胸者最為無謂矣豈非撰次

之謬耶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寒實者對舉前條所謂熱實也結胸本有寒熱之分外邪為熱內邪為寒寒之與熱皆作結胸故其因於外邪者此為熱實也其成於內邪者此為寒實也寒即裏有寒之寒非裏寒之寒也口乾燥而渴舌黃黑而胎或身熱惡熱潮熱是之為熱證也若有是等之熱證者不得為寒實也故曰無熱證者見寒之分也而又有其輕重則何一其方法乎於是其稍輕者與小陷胸湯至其最重者白散亦可服惟寒實輕重之分為然矣莫論熱實輕重之於大小陷胸湯惟小陷胸湯則寒熱互用而已

醫宗金鑑謬讀寒字以三物字屬白散以小陷胸湯四字及亦可服三字皆為衍文不可從矣按此條當次之於前條小陷胸湯之下為一類已

文蛤散方 文蛤 五兩 右一味為散以沸湯和一錢七服

湯用五合

白散方 桔梗 三分 芫豆 一分 貝母 三分 右件三味為末

內芫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盃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濕之洗之益令熱劫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加芍藥三兩如上法

按身熱皮粟云云以下全是論文蛤散條者而不與白散相關此蓋後人之所註謬載之於此耳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暈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愈肝愈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讖語脉弦五六日讖語不止當刺期門

合併病之治例凡二道焉如太陽陽明則必先太陽而後陽明此其一也如太陽少陽則措太陽而救少陽此其二也此二道者合併病之治例也例曰少陽不可發汗吐下此其正治例也蓋此篇之在少陽之變而或下之或吐之乎此其變治法也而又有其猶不可發汗吐下者乎於是今舉其正治例以為次條論婦人之起也

室下脫也字

而以下數條皆小柴胡湯之變也按當刺至肝愈十一字及發汗則以下十八字疑後人之旁註耳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脉遲身凉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讖語者此為熱入血室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婦人之與丈夫所以異者惟經水一途耳故姑以婦人為冒首然其於治法無有大異矣乃今於婦人亦標曰中風者對後條標曰傷寒差其輕重歧而二之也雖歧而二之其於方劑一於柴胡湯而不涉於二三者也乃其於經水不期而來不期而斷故皆曰適桃核承氣湯曰血自下今日經水適來證異而類同也而胸脇下滿

與少腹急結讞語與如狂悉皆相對熱入血室與熱結
膀胱之分一則制胸脇一則攻下焦者各足以辨矣然
後不必取血室於衝脉亦猶不必求膀胱於府於內耶
論曰陽明病下血讞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云云經水之
來與斷與下血此三者既異其證則如不宐同其名然
然今統名以熱入血室者何耶曰三證之雖異本是專
於少陽而同其歸者也是故經水之或來或斷或下血
不岐以三名而同其所名統曰熱入血室見治法之一
於柴胡湯而不涉於二三也亦猶合併及水逆火逆結
胸奔豚等之名耶雖讞語之屬陽明乎既而熱除而脉
遲身涼則不似脉浮數熱熾表裏者也於是乎今日當

刺期門以戒其不可與承氣湯也實謂邪實也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
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
之

前條曰經水適來於此則曰經水適斷斷與來雖相反
熱之入則一也而彼曰胸脇下滿而無寒熱反讞語此
不曰胸脇下滿而有寒熱不讞語豈得謂無異乎雖然
彼而未必無寒熱此而未必不讞語外異其狀而內專
少陽熱之入則一也是以同其所名而不二其方法矣
抵當湯曰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鞅滿小便自利今日續
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其血之結一也而彼攻

按集註曰經水通斷四字當在七八日之下此未必也

其血此制其熱此其別也。不可不辨矣。按其血必結以下十三字疑後人之旁註耳。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發熱不惡寒亦類陽明也

此對前條標曰中風舉其重者標曰傷寒也。今日經水適來蓋不唯其適來又或有其適斷者不在其來與斷而在熱之淺深矣。暮則讖語如見鬼狀則非大類陽明乎。雖然經水適來適斷則不取之陽明而取之少陽也。乃取之少陽而同其所名則雖重於上二證乎不在大。小柴胡湯之外可以知矣。此其大類陽明乎。若誤與承氣湯下之所謂犯胃氣也。或誤發汗或吐之所謂犯上。

二焦也。此其以大小柴胡湯制之乎。不因發汗吐下而解所謂必自愈也。按無犯胃氣云云以下雖或後人之所註而義之不乖者也。以上四條為一類。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

邪之熾也。大抵在六七日或實於胃或結膀胱不然則為結胸或為支結。故於此四者皆概曰六七日見轉機之非一端也。支結者蓋似小結胸而不鞭滿如有物而支而微痛者也。發熱微惡寒則外證未去者不俟言也。而今復言之者蓋支節煩疼心下支結等或疑乎內有所掩而然也。如例曰心下必結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

也曰內有舊寒是皆內有所插者也是故今曰外證未去者明非其然者也乃今支節煩疼心下支結等之非內有所插而然而果因外證未去乎於是合柴胡桂枝之二方不依柴胡之煎煮而依桂枝之煎法不可謂無其旨矣按柴胡加桂枝湯加字當衍

柴胡桂枝湯方

桂枝

芍藥

黃芩

人參

生薑各

一兩半

柴胡

四兩

甘草

一兩

大棗

六枚

半夏

既溫服下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按此方兩數半劑而水及煎煮之法則依桂枝湯者也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

枝乾薑湯主之

此與小柴胡湯同其病位故亦曰五六日既同其病位

而又不同其差是故先曰已發汗而復下之見其所以不同也夫已發汗而復下之也或有內有所插遂之陰位者也真武湯曰此為有水氣豈非言內有所插乎微結小便不利心煩豈得謂無似乎於是雖渴及頭汗出往來寒熱而脈或沈細或微弱則不能不狐疑矣因乃斷之曰此為未解也明其仍在陽位而非內有所插也夫既與小柴胡湯同其病位而又不同其差也若此矣據此觀之柴胡之有桂薑也猶承氣之有調胃耶各在其類而不同其差者也微結者支結之微也非陽微結

之謂也小便不利及渴皆以夫因汗下耗津液與熱未除故也非停水之故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 半斤 桂枝 三兩 乾薑 三兩 括

萎根 四兩 黃芩 三兩 牡蠣 三兩 甘草 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

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按初服云云以下二句後之所謂藥煩而服後之例也與麻黃湯曰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同亦惟使人不恠其似或所加而然也以上二條為一類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

便鞭脉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脉沈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脉雖沈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此蓋因前條論在少陽而似少陰者後人申發其義於後耶義如不大乖而不為相似矣後之所謂半表半裏之說豈據于此耶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

此條大節二
小節五
前小節三
始四句
後小節二
始三句

傷寒論辨症

卷之二十一

胸湯主之但瀉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他藥者蓋以承氣湯言之也

蓋五六日之前未有嘔乃至此而嘔則雖不往來寒熱既是柴胡證也故曰嘔而發熱者柴胡證具則於法為不可下也而今不以柴胡湯而以他藥下之則柴胡證何可已也雖然不大便五六日得下幸不為逆或有柴胡證罷者在其不罷者則不可不猶與柴胡湯也故曰復與此猶幸不為逆也故曰此雖已下之不為逆於是特約柴胡之驗徵曰云云而解至其逆者又未止于此也於是復繼之於後曰若論其逆之變也乃其一曰結胸其二曰痞鞭其三曰痞是皆柴胡湯之變而其變亦

未止于此以下數條或胎胎于此也是故叙此雖已下之不為逆之二句於復與柴胡湯之下上接以他藥下之之句又繼一若字復接以他藥下之之句明為逆之變亦非一端也但上省若字曰不痛者為痞而含鞭字包而二之曰柴胡不中與之上應復與柴胡湯之句可見論證載方之中復詳之於字句之際也且其於痞鞭半夏瀉心湯其於痞大黃黃連瀉心湯各權之於類故曰宜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 半升 黃芩 乾薑 人參 各三兩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甘艸 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論辨症 卷之二十一 登霞園藏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按黃芩湯前一條載太陽少陽併病不可下之例也此條乃論其反下之變蓋出後人之手也

脉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按大黃黃連瀉心湯曰心下痞按之濡乃今解其義云爾蓋亦出後人之手也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藜藜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此條分為三小節前四句為中六句後三句

下利嘔逆姑切大柴胡湯論之也

太陽中風蓋謂其表之最輕者而與大青龍湯畧同其義且對下條大柴胡湯標曰傷寒也下利嘔逆蓋謂其裏之稍重者而莫論其表解者矣在其不解者取其裏於大柴胡湯則其表為小柴胡湯也取其裏於十棗湯則其表為大柴胡湯也若乃其表之輕而其裏之重乎或疑乎當先其重而後其輕也此獨不然矣雖輕必先其表雖重必後其裏此之為其治法也是故乃例之於初曰表解者乃可攻之則知其表不解者未可攻之也而又復繼之於末曰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則知其惡寒者表未解也豈非辨治法於此乎其人以下至于短氣亦有其輕重存焉而其稍輕者為大柴胡

不舉大柴胡湯者蓋舉十
大柴胡湯之重而
輕自具其中
也
柴胡湯之輕
亦自具其中
也

湯也其最重者為十棗湯也於是辨其表解與否於惡
寒而表之雖輕必先之況其重乎裏之雖重必後之况
其輕乎是乃合併病之治法也而此其於證太陽少陽
併病也而今不言者蓋以主論柴胡之變也若乃其表
之輕而其裏之重乎靡不相依以援其勢焉雖然表不
難救而裏不易挫也是以先救表於不難使其不相依
以援其勢則裏亦易挫於後所以先表而後裏也唯遂
陷陰位與小便不利之急遽或先裏而後表是乃變治
之法而與此自不同也太陽中風本是表之最輕者也
下利嘔逆本是裏之稍重者也如皆不必關于此姑舉
治例決先後之序使人先其所先而後其所後不過而

謬爾醫宗金鑑下利作不利連讀之於下可謂泥矣

十棗湯方 芫花 甘遂 大戟 大棗 十枚 右土三味

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

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

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

自養

按方中既有大棗十枚字則肥者十枚四字為衍蓋後

人之所註謬而混耳羸人服半錢外臺秘要方名五棗

湯若更加半錢則強人至一錢半羸人則一錢因知在

夫料其輕重緩急與其勝藥與否之畧耳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

陰陽氣竝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
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此蓋後人論大黃黃連瀉心湯條者也

心下痞按之濡其脉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痞較之痞鞭則頗緩矣故按之不鞭而濡不見其痞唯

其人自覺耳關上浮者豈可必乎亦唯與小陷胸湯曰

浮滑畧同謂其證之緩也醫宗金鑑因方中有大黃謬

謂濡上脫不字然則與痞鞭何別殊不知按之無形故

雖用大黃麻沸湯漬之須臾絞去滓假淡薄之氣味制

夫無形之氣痞耳豈比之熟煎極濃攻夫有形之熱實

哉論曰下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痞亦類此

濡對鞭而言
其不及鞭也

又豈可以不濡說之哉可謂澀之甚矣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

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雖曰惡寒汗出而不有發熱此所謂發於陰者而與桂

枝證自異矣故曰而復見其別也例曰心下痞惡寒者

表未解也不可攻痞此以發熱言所謂發於陽者而與

此自不同矣雖均惡寒汗出而或陰或陽且於心下痞

豈可復混矣哉

附子瀉心湯方於大黃黃連瀉心湯方中加附子一枚餘

依前法

按此條惡寒
汗出為主而
心下痞為客
故附子為主
而瀉心為客

按篇末載附子瀉心湯方作三黃湯加附子殊不知所謂痞即按之濡之痞瀉心即大黃黃連之瀉心而皆承前條惟論惡寒汗出之發於陰之差也豈有於焉而獨作三黃湯之理哉可謂誤矣惟附子性堅實須臾漬之不暇得氣味必待熟煎而後漸得其氣味豈比之大黃黃連之等哉乃今但曰內附子汁而闕煎煮之法煎煮之法將何之由若臨之證而處之方如夫附子汁何因推諸乾薑附子四逆乾薑甘草之類皆以水三升煮取或一升或一升二合或一升五合不可以一准也無已則取概於我耶概以水一升五合煮附子一枚取六合去滓取汁和二味汁服庶不大乖耶雖然服藥之法大

傷寒論辨正 卷之十一 瀉心湯 二十一

此少者五六合多者不過一升今藥汁凡二升六合則當分三服爾則一服九合弱庶亦不大乖耶而今曰多溫再服則一服一升三合未有如是之多者豈非獨過大法耶要之既誤作三黃既闕附子煎煮則宜乎徒見麻沸湯二升字致再服之疎漏也是當其載之於篇末之始不深考之故爾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痞并痞鞭而言故但曰瀉心湯乃至于此乎不攻其痞而先救渴小便不利此為五苓散然後痞仍不解則復與瀉心湯是隨其轉機之變治法也按本以下之故五

傷寒論辨正 卷之十一 瀉心湯 二十一 登霞園藏

傷寒論新正 卷之十一 二 汗出解之後

字疑後人之旁註謬而混耳以上三條皆隸屬於半夏瀉心湯故不及冒首也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下條大柴胡湯曰發熱汗出不解云云今日汗出解之後與彼相對差其轉機也因知其在此而表示不解則宜柴胡湯而大小二之也乾噫食臭所以胃中不和也腹中雷鳴所以脇下有水氣也統之二者心下痞鞭為本而下利為末此為生薑瀉心湯也按如半夏瀉心湯則唯是心下痞鞭此則儼如生薑一味而制數證如此豈非活用乎

生薑瀉心湯方於半夏瀉心湯方中加生薑四兩餘依前

法

此條分為三小節前八句句四句後五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艸瀉心湯主之

傷寒中風竝標者與小柴胡湯祇同蓋亦以桂枝麻黃二證言之也本皆非其可下而醫反下之一逆也於是遂為下利日數十行也謂病不盡復下之再逆也於是至其痞益甚此為甘艸瀉心湯也論曰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云云清穀穀不化無有異矣惟彼則既之

傷寒論新正 卷之十一 二 汗出解之後

陰位而寒脉縱不沈極無力此則猶在陽位而熱脉縱不浮頗有力是其所異也既異其病位而不同其方法則何可同其所名而混之乎於是更曰穀不化明其與彼清穀不同其所由也結熱謂熱結於裏也蓋心下痞鞭而滿則或似結胸在結胸則為可下於是誤復下之然本是痞鞭而非結胸故今論之曰此非結熱也客氣者蓋謂有所激觸而發為之氣也非邪氣之謂也故曰客以別之也

甘艸瀉心湯方於半夏瀉心湯方中加甘艸二兩足前成四兩餘依前法

按篇末載方闕人參蓋適脫之耳尚論篇論其所以無

人參之義鑿亦甚矣金匱要畧及千金方皆有故今從之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此至利益甚蓋正文也服湯藥下利不止一逆也以他藥下之再逆也以理中與之三逆也此為而利益甚則痞鞭亦益甚是蓋甘艸瀉心湯之變也按理中者以下十一字及復利不止以下十字蓋皆後人之所註謬而混耳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 一斤 禹餘糧 一斤 已上二

按三服上送
既分湯二字

傷寒論辨五 卷陽上

二十四 證 霍亂 痛

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三服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
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

吐下後復發汗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脉甚微
則表已解裏未和也是為枳實芍藥湯也八九日以下是
為十棗湯也於是若誤其治則其後或成痿癯者耶此
蓋後人論十棗證者謬載之於此耳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
赭石湯主之

既與生薑瀉心湯腹中雷鳴下利止唯心下痞鞭噫氣
不除所以及旋覆代赭石湯也是乃生薑瀉心湯之變

按若始無雷
鳴下利則宜
與此湯已乾
噫食其噫氣
可見

也按本是自半夏瀉心湯而或甘草或生薑自甘草瀉
心而赤石脂禹餘糧湯自生薑瀉心而旋覆代赭石湯
是皆病位之不在少陽之外乎變之又變莫不自柴胡
而變焉旋覆代赭石湯之自生薑瀉心而變乎當移之
於生薑瀉心湯之下上自十棗湯而下至旋覆代赭石
湯五條為一類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 三兩 人參 二兩 生薑 五兩
半夏 半升 代赭石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甘草 三兩 右件七味

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
杏仁甘草石膏湯

傷寒論辨五

卷陽上 下

二十五 證 霍亂 痛

既載中篇標曰發汗後此則標曰下後無若字添主之二字此為異耳不知今何以復載之於此耶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外證以發熱惡寒言之例曰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又曰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下之為逆而今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者何謂也此以其於初位頗似陽明也例曰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論其雖頗似陽明乎固不可下也於是若誤下之乎或作結胸若再三下之乎表熱與裏寒協合遂至下利不止是之為協熱利也且心下

痞鞭且發熱惡寒是之為表裏不解也桂枝人參之於主證大類葛根黃連黃芩湯而彼則脈促此則微弱是之為異也又大類甘艸瀉心湯而彼則乾嘔心煩此則否是之為異也此二者猶在陽位而此則既已之陰位豈可取之於同位也哉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 四兩 甘艸 四兩 白朮 三兩 人參 三兩 乾薑 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按此於理中湯加桂枝增甘艸者也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

連瀉心湯

下曰大發汗曰復見所以作痞之不唯一再逆也雖然仍發熱惡寒則此為表未解也而今措發熱而獨舉惡寒者蓋外候之標準獨在惡寒焉而發熱不足言自具其中也附子瀉心湯曰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云云雖相似乎惟在陰位而無發熱則大異此在陽位而有發熱焉豈可不辨乎按此條本是例上條大黃黃連瀉心湯則當移之於彼條之後為一類已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此條蓋對十棗湯條標曰太陽中風十棗湯曰下利嘔

柴胡之於大
小也對桂麻
之類則皆裏
劑也獨對大
則小為表劑
也對胸承
氣十棗瀉心
之等則皆表
劑而輕重隨
其差也誰謂
非活用耶

逆表解者乃可攻之云云則知在彼表不解者乃以此論之也又對生薑瀉心湯條曰汗出解之後云云則知在彼仍發熱者乃亦以此處之也因此觀之處方之隨轉機雖不可度乎如生薑瀉心湯則不唯半夏瀉心湯之變乃復大小柴胡湯之變也按醫宗金鑑下利作不利不亦謬乎又按此條當移之於十棗湯之下為一類已

病如桂枝證頭不疼項不強寸脉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非太陽病又非發汗吐下後若論其病位則在少陽而其最變者也故單曰病殊異之也如桂枝證者蓋以氣

上衝言之非以表證言之也故曰頭不疼項不強脉何必於寸寸字或後人之所補也胸中痞鞭者謂不但胸中痞塞而心下亦堅鞭也少陰篇及厥陰篇亦復載瓜蒂散凡三條雖如不同其脉證而結實于胸中一也曰胸中實曰邪結在胸中曰胸有寒或復不能吐或饑不能食或不得息豈復有它哉而又非若梔子豉湯之在發汗吐下後雖曰胸中窒曰心中結痛之相似乎按之心下濡之比也寒即寒實之寒謂裏邪也非寒飲之謂也尚論篇謂為痰飲者非也論曰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豈不矛盾乎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 赤小豆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為

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不唯謂脫血之人亦謂汗下之後也故曰諸精氣奪之人是之謂虛家也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臧結

死 臧結不唯易混結胸及痞鞭又將易混寒疝矣寒疝亦在陰位而寒之實所以可攻也臧結則精之虛所以不可攻也蓋寒疝從下而達上故逼心胸連臍痛使人陰縮也臧結從上而達下故脇下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

入陰筋也此之為其別矣而此條之雖或出後人之論乎本將易混則先辨是等之別而後廢之可矣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曰吐下則發汗亦具其中矣七八日不解蓋并不大便言之熱結在裏大陷胸湯亦云此兩熱實之綱也而彼在少陽不唯大柴胡湯又或及調胃承氣湯也此在陽明不唯調胃承氣湯又或及大柴胡湯也是為其四目也惟此兩綱四目者不同其病位而亦大不相遠者也是以姑條理之於彼與此使人識別其各所屬不互相

四目而六用

混焉爾矣表裏俱熱者謂在表則身熱惡熱在裏則大渴舌上乾燥而煩也時時惡風者謂表已微也於是若不惡風但熱者此為調胃承氣湯也若仍惡風者此為大柴胡湯也皆不至大渴者也夫既曰大渴而復曰欲飲水數升者蓋病人常有欲大得水以饜飲之意雖未必與數升縱其所欲乎姑譬之於欲飲水數升一言寫大渴殷殷之情狀焉爾矣此為白虎加人參湯也白虎加人參湯及調胃承氣湯皆是陽明也而今載之於此篇者蓋見柴胡之變也柴胡之於變雖病位之在少陽乎動輒交陽明雖交陽明乎不可大攻者也以其關少陽也於是中篇載大小柴胡湯繼桂麻之變媿之以調

胃承氣湯下篇載大小陷胸湯博柴胡之變聯之以白
虎加人參湯使人彼而顧之於此此而顧之於彼決之
於我不過而謬焉爾矣柴胡之變交此二者而不及大
小承氣湯以其不可大攻也然後奚翅此而已哉發汗
吐下後亦莫不皆有焉故曰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
可見隨其轉機復不必拘也按傷寒或太陽誤不爾病
字當衍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
之

無大熱者謂無表證也既無表證背微惡寒則得無大
似少陰乎論曰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附

子湯主之雖然彼則少陰而裏寒此則陽明而裏熱雖
似大異矣是故先舉口燥渴對夫口中和見寒與熱之
大異于此也一附子一白虎豈可眩其似而混之哉
傷寒脉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
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脉浮發熱無汗蓋麻黃證也麻黃證而渴則太陽陽明
合病也乃其於治法不能無疑乎孰先而孰後也於是
乎今斷之云爾若乃於焉而渴欲飲水當先與麻黃湯
解其表已故曰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表解而後
當救其渴已故曰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乃
合病之治法也發熱惡寒謂之表證也雖然於白虎湯

中篇往往論
合併病之治
例者皆謂承
氣而未嘗謂
白虎也故今
論此治例爾

則惡風之時時惡寒之微皆不取之於表於大小承氣則雖微乎必取之於外是之為異已上篇曰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蓋亦在其始而既已渴者也惟在於表不解之始與表已解之後麻黃與桂枝之分而全同其治法者也按千金方三條皆作白虎湯雖然白虎之加人參也或曰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或曰口燥渴或曰渴欲飲水口乾舌燥乃其不加人參也或曰表有熱裏有寒或曰裏有熱或曰腹滿身重云云若自汗出者而皆不曰渴是豈在其不太甚者此為其別耶又何省人參之為以上三條為一類

種實利云云
大字後人
更受註耳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慎勿下之

上條既舉太陽少陽併病戒其不可發汗為論熱入血室之起以照于前也乃今復舉之於此戒其不可下為次條載黃芩湯之起以照于後也是皆少陽之正治法而對夫變治法舉以例之以為關鍵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頭項強痛而眩胃心下鞭此二證之等見謂之太陽少陽合病也而太陽少陽合病之為下利也亦猶太陽陽明合病之為下利也而於太陽陽明則先發汗為法所

以用葛根麻黃也。惟於太陽少陽則不發汗為法。所以與柴胡黃芩也。而此二者皆不必救下利而下利自止者也。而太陽少陽合病之不一其證也。亦猶太陽陽明合病之不一其證也。在太陽則發熱惡寒或頭痛或項背強也。在少陽則或口苦咽乾目眩心下痞鞭而滿。或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心煩而嘔也。是各其證而一相兼於此則必以合病名焉。雖然若但舉其一則見以為必止于此欲悉舉之則煩亦已甚矣。是以統曰太陽少陽使人稽其所兼之一於彼與此之際以辨其位以博其差焉。爾矣。下利之多端或陽或陰必具外證盡焉。外證具焉而後寒熱可以察也。乃今合以二陽則其於下利

按上條論大柴胡湯曰心下痞鞭嘔吐下利者此其類重者也如黃芩湯則其稍輕者也

因於熱者可以知也。故不見下利惟外證是察。是之為要也。下利之多端或因醫反下之故。今下自字明其不然。然而然也。且其於方法又有大小柴胡湯不翅隨其輕重。權以其差焉。故曰與於加半夏生薑湯則既決而繼後。故曰主之。

黃芩湯方 黃芩 三兩 甘草 二兩 芍藥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按若嘔者以下依前例當作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於黃芩湯方中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

傷寒論卷之五 辨陽明病脈證并治法第五
之三
欲嘔吐所以胸中有熱也腹中痛所以胃中有邪氣也
曰熱曰邪氣互而言之也建中湯曰腹中急痛桂枝加
芍藥湯曰腹滿時痛此二者皆因於寒矣故屬太陰焉
方類而證不同也小柴胡湯曰心煩喜嘔或腹中痛今
曰腹中痛欲嘔吐此二者皆因於熱矣故屬少陽焉證
類而方不同也嘔本非建中所與也故曰嘔家不可用
建中湯故曰與小柴胡湯主之如腹中痛欲嘔吐則頗
類矣熱從胸中而及胃中勢逼心下為痛則豈為類乎
故今日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且加一吐字詳非小柴
胡湯所之而明黃連湯所之也因是觀之雖曰腹痛之

屬太陰乎不可視以一也或熱或寒熱之極至承氣寒
之極及四逆惟是證之各異其差而方之從異其宜也
豈可不審辨乎

黃連湯方 黃連 甘草 乾薑 桂枝 各三兩 人參 二兩
半夏 半升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

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按是本半夏瀉心湯方中去黃芩代桂枝而增黃連二
兩且不再煮及服之之法皆已異矣又按黃芩湯及黃
連湯皆柴胡之變也以上三條為一類

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
脈浮虛而濡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

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柴胡龍骨牡蠣湯亦曰八九日與此相照也風溼相搏
四字姑為之說風屬陽溼屬陰以此繫於兩位也故云
爾此蓋後人之所補也今夫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也
何以知繫於兩位乎以脉浮虛而瀼也若乃專於陰位
則脉當沈而今浮又專於陽位則脉當緊而今虛且瀼
故知繫於兩位也既而繫於兩位也脉浮無力且瀼而
疼且煩不能自轉側則又知其微於陽位而甚於陰位
也於是乎桂枝去芍藥而加附子三枚名桂枝附子湯
以主之也今夫不能自轉側也有相似而易混者焉柴
胡龍骨牡蠣湯曰一身盡重不可轉側白虎湯曰身重

如桂枝去芍
藥則桂三兩
如桂枝附子
則桂四兩蓋
停均附子三
枚也

難以轉側此豈非相似而易混乎於是乎曰不嘔明其
不類乎柴胡龍骨牡蠣證也曰不渴示其不同乎白虎
證也因知此焉而或嘔或渴則非桂枝附子證也今夫
身體疼痛也二湯皆不曰疼痛以附子之主於疼痛也
雖然二湯亦非全無痛惟其於別不在疼痛而在嘔與
渴矣嘔與渴亦本條不言雖乃不言乎嘔本柴胡湯所
主故統之於嘔矣渴本白虎湯所主故統之於渴矣方
證各有其分存則舉一而統十矣止嘔與渴哉不可不
活眎以活用矣今夫所以大便鞭者因小便自利也此
以寒溼言之而又有大相近而大相遠者焉陽明篇曰
小便利者大便必鞭是也此以裏熱言之大便鞭小便

寒溼之大使
利而小便不
利或發黃者
非麻黃連乾
赤小豆湯則
茵陳五苓散

自利豈非大相近乎寒溼裏熱豈非大相遠乎自利本
不利之反謂通利依常也與謂下利為自利者自別後
世謂遺屎遺尿皆為自利者誤矣今夫大便鞭小便自
利之因寒溼也於桂枝附子湯則無論乎二便者可以
知矣又金匱要畧載溼之候曰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此
奚以與此相反乎

或曰小便自利必是不利之誤也不然則何以加朮之
為曰小便不利用朮者固多矣雖然非桂則必苓莫不
戮之力豈有獨用朮能奏其効者乎如五苓散及苓桂
朮甘湯則皆有桂苓也如去桂加苓朮湯及附子湯真
武湯則皆有苓而無桂也如甘艸附子湯則有桂而無

利上服
擲字

苓也凡是皆在小便不利乃用朮者也而必戮力於桂
與苓也若此矣而朮僅各二兩而皆不論其大便如何
也乃今承繼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云云論之曰若其
人大便鞭小便自利乃去桂加朮四兩則非倍於彼乎
既倍於彼而與附子三枚戮之力則別是為制寒溼之
一病證而非救小便不利之設也彰矣又何據彼而推
此之為也朮之不能利小便乎戮力附子能治身體疼
煩大便鞭小便自利者也金匱要畧曰其人如冒狀勿
怪即是朮附竝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不曰附子
走皮中而曰朮附竝走縱是後人之所補而不失古義
者也朮之不能獨利小便乎戮力麻黃能治身疼痛發

熱而喘者也。金匱要畧曰：溼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為宜。不曰利其小便為宜，而曰發其汗為宜。或是後人之所加，亦不悖古義者也。是皆不曰其小便如何，而加朮四兩，一走皮中，一發其汗，可見與桂苓朮之力救小便不利自不同也。朮之不二三其能，而所以能二三之者，以或桂或苓，或附子，或麻黃，互戮之力也。亦猶厚朴得杏仁治喘，又得枳實治腹脹滿，大黃得芒消文燥屎，又得桃仁破瘀血，麻黃得桂枝發汗，又得石膏止汗，葛根得桂枝治項背強，半夏得生薑制嘔之類。莫不各戮之力也。是之為活用，豈朮獨能二三其能乎？惟是一藥而一能，故非戮彼與此之力，必有其所不及。

也。既戮彼與此之力，則及其所不及，能奏其效矣。豈無活用乎？所以合為一方也。據此觀之，弗惟方各有活用，而藥亦各有活用。朮之所以不能獨利小便也，朮之若為獨能利小便乎？奚以或桂或苓，或附子，或麻黃，互戮之力，而於不利則朮僅用二兩，於自利則反加四兩也？少於不利而多於自利，謂之何矣？如小青龍湯、小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茵陳蒿湯，亦皆曰小便不利。桂枝加附子湯曰小便難，凡是皆未嘗戮朮之力，亦謂之何矣？小便不利之亦因寒熱而不一也，而治法必隨寒熱而或不必拘也。又何視以一之乎？故今大便鞅，小便自利，而加朮四兩者，彰然明哉！別是為制寒溼之一病證，而

按身上脫
字

傷寒論卷五

三十一

非救小便不利之設也復何固執之於一之為身體疼
句煩句外臺作身體疼痛而煩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 四兩 附子 三枚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

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

服

風溼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

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

之

今雖曰小便不利而其汗不出也腫亦不微而又未必矣故曰或

此承前條而論焉不可圈以域之風溼相搏四字蓋亦
後人之所補已彼則疼在身體故不能自轉側此則疼
在骨節故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加以汗出以

下數證則皆已甚乎彼者也麻黃湯曰身疼腰痛骨節
疼痛附子湯曰身體痛骨節痛此皆不歧身體與骨節
而一其治法也乃今岐身體與骨節而二其治法焉以
彼則主熱與寒此則主疼痛也乃今煩疼之已甚乎彼
也不加之劑而反減附子一枚何謂也大氏服藥之必
有分也量分以作之劑者也劑若過其分則人不勝不
勝則必傷其正是故雖病之甚者不必大其劑而時或
大之惟懼傷其正也大氏用附子之方一枚為分矣惟
通脈四逆湯作大附子而準三枚則與桂枝附子去桂
枝加白朮二湯無以異矣乃今作二枚猶倍分者也乃
今煩疼之已甚乎彼也不加之劑而反減附子一枚者

蓋大攻則必激激未必除其病人何其勝必將傷其正矣然亦不可不攻也於是乎作附子二枚以畧之顧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二湯見於二湯亦必有此畧也論曰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亦類之者也於是乎方後亦復例之曰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蓋雖已量其分以作之劑乎猶不勝其激而惟傷其正之懼故三分之四五而服之豈亦非畧乎

甘艸附子湯方 甘艸二兩 附子二枚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

宜服六七合為妙

按如上二方則皆煮取二升此則煮取三升豈隨附子之多少者耶凡藥之於煎煮太熟則氣自鈍不熟則氣極銳有宜乎銳者有宜乎鈍者各稽其宜建以為法故煎煮之法亦不可不慎矣又按初服云云以下雖或似後人之辭氣不可謂必無此義則非可全廢姑存為之例亦何不可乎乃為之例則不唯例之於此亦并上二方而例之也

傷寒脉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此承桂枝附子湯而論焉彼曰脉浮虛而瀉謂其繫於兩位也此曰脉浮滑謂其專於陽明也故曰此表有熱

裏有寒寒即邪之義而非裏寒之寒也王三陽解曰亦熱也白虎湯又曰脉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續論據之更作表有寒裏有熱雖義似近而未必是也白虎加人參湯曰表裏俱熱因此觀之寒熱互而言之審矣故王三陽解為熱者為是也桂枝附子湯曰不嘔不渴乃其嘔之在柴胡龍骨牡蠣湯也既載之於中篇故今不舉於此也其渴之在白虎湯也姑舉之於此見彼脉之如彼而此脉之如此則三證之雖相似乎不可不辨別也已矣乃舉之於此也而又為繼論陽明篇之根起也然後三證之相似而三方之不相同也茲焉而識證之機茲焉而知方之要又烏可眩惑也乎哉

白虎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右

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下篇既已終之於白虎湯也與中篇終之以抵當湯篇法畧同以上三條為一類

傷寒脉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炙甘草湯方

甘草

四兩

生薑

三兩

桂枝

三兩

人參

二兩

生地黄

一斤

阿膠

二兩

麥門冬

半升

麻子仁

半升

大棗

十

二枚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

內膠烱消盡温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復脉湯

此與前條全不相關矣蓋後人取之於千金方而附之於此耳

脉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脉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脉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脉者必難治

此全解前條結代之義者也蓋亦後人取之於脉經而附之於後耳

傷寒論辨正卷陽上下終

